# 奸情撞破又遭奸

皇宫，凤仪殿。

「娘娘，饶了奴婢这一次吧！」台阶下伏拜着一绿衫宫装女子，不住的嗑头。

台上端坐着一盛装华丽少妇，眉如小月，眼似双星，玉面朱唇，凤冠霞帔，雍荣华贵，容貌极美，但此时却是面若寒霜，她正是当今皇后，章慧之。

「小茹，本宫平日待你如何，你也清楚，你自己说说看，你这是第几次偷本宫的饰物了，以前本宫也没怎么惩戒你，想不到你不知收敛，胆子越来越大了，居然把皇上赐与本宫的戒指都偷了，你说，你该当何罪！」

那叫小茹的宫女，也不敢多说话，只是不住请求饶命，额头上也嗑出了少些血汥.

章慧之见此情状，想起小茹伺侯了自己十多年，不觉心软了下来，语气缓了缓：「这样吧，念在你跟随了本宫多年，本宫也不追究了，你出宫去吧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」

小茹含泪抬头望着皇后道：「娘娘，奴婢外面没一个亲人了，我出了宫可可不也是一个死，肯请娘娘收回成命，再饶奴婢一次吧，」说着又不住嗑头。

「你这贱婢，娘娘已饶了你的死罪，你还在唠唠什么，是要我叫人把你打出宫吗！」说话的是站在皇后身旁的贴身宫女，小青。

小茹止住哭声，两眼汪汪望着皇后，见她仍是冷若冰霜，知她心意已决，只得又拜了两拜，含泪退出殿外。

皇后见小茹出去后，绷紧地脸这才舒展开，转身对小青说道：「本宫累了，扶本宫上床休息一下吧」。

小青见状，忙上前搀住皇后右手，笑道：「是的，娘娘，明日还要到皇恩寺清修了」。

皇后脸上一红，左手修长的中指轻轻弹了一下小青的脸，笑道：「就你这小妮子心多」。二人便嘻嘻笑着进入后面寝室。

次日，寅时。

皇后携小青和几个护卫太监一齐到了皇觉寺，见过方丈后，皇后与小青随即进入为她们独用的香房，进房时，小青对在门口守护的太监吩咐道：「娘娘要在里面清修几天，任何人都不得打扰，知道吗。」

「喏，」几个太监恭敬的站在门口，不敢多说，小青随即把大门关上，并在里面把门锁住。

「请娘娘进去清修吧，外面一切有小青打理，娘娘请安心！」小青轻声说道，脸上似笑非笑。

皇后嗔了小青一眼，缓步走到床前，只见她往床脚轻轻一拉，忽的一下，木床居然住外移动了三尺来宽，墙下露出一个黑呦呦的大洞，皇后点着灯，面带微红，缓步向洞内走去。

这是怎么个回事？

原来，当今皇后章慧之，出生于剑北豪族章氏，于二十年前嫁与当时的太子，现今的皇帝士隆，年号顺佑，后为顺佑帝生下两子一女，大儿子为当今太子士旋、今年十八岁，女儿十七岁、封为庆乐公主，小儿子士凯十五岁、封为岭南王，因年纪还小，并未到封地，一直还住在京城。这顺佑帝为太平天子，刚登基时还有一翻雄心，只不过了几年便对朝政没了兴趣，不过也是奇怪，他对女色也不怎么热衷，除开皇后章慧之外，还有三个妃子，分别是丽妃、有一个儿子士胜、今年十七岁被封为宁北王，已到了自己的封地宁远城，主要是负责镇守北方，防止北方的游牧民族然胡人的进犯，全妃有一个儿子士利，今年十四岁，被封为临东王，也还留在京城，简妃有一个女儿十六岁、封为庆欢公主。而这顺佑帝近十年更是对悟道成仙有了极大的热情，为了自己的修炼，已有多年没碰过皇后和各位嫔妃了，而身为皇后的章慧之如今才三十六岁，正值虎狼之年，皇帝许久没碰他，岁月难熬，哪知，于去年依据皇家旧规，一年一度在皇家寺院「皇觉寺」里清修礼佛时，遇见了一年青俊美的和摄能」，一时不能自制，两人逐有了奸情。这皇后以清修为由，经常隔两个月到皇觉寺里自己的专房，与情郞通奸，此事也只有近身丫环小青知道，每次也是由小青在外把风，皇后与广能在密室里颠鸾倒凤，已经有一年多的时光了。

章慧之一进入密室，广能在里面早已等候多时，见皇后一进来，猛的一把抱住她的细腰，轻声在耳旁说话：「娘娘才来，想死小的了。」

章慧之娇笑一声，轻轻推了一把广能，但哪能推得动，闻着广能浓烈的男人气息，全身酥软，身子全倚到了广能宽阔的胸上，口中吐气如兰，：「看你急的。」

广能软玉在怀，望着胸前的绝色美女，哪还忍得住，先接过皇后手中的油灯，轻轻放下，再一把把皇后横抱起来，向着对面的大床走去。

章慧之半眯着双眼，娇滴滴的说道：「你这和尚，全无一点修行人的模样，原来是个混入佛门的色鬼。」

广能把皇后轻放到床上，嘻嘻笑着：「我是个佛门色鬼，那你就是个皇家后，」说着隔着丝衣抚摸皇后那一对挺拨的酥胸，这皇后虽然生育了三个孩子，但都没有哺乳过，故一对坚硬高耸。

章慧之被他摸得气喘连连，面若桃花，广能见了，更是心跳加速，轻轻解开皇后的衣裙，不一会，皇后便玉体横陈，一对上各有一个鲜红的花蕾，含苞待放，广能一口含住左边一个，舌头轻舔，右手盖在另一上轻轻转动，左手摸索至丛林之中，在那条已泛出丝丝涓流的峡谷中探索。

章慧之两眼蒙胧，柔软的身子不停的扭动，嘴里轻叫道：「好舒服，快来啊，我想要了。」

广能见皇后发令了，哪敢不从，马上褪掉全身衣物，挺了挺的，对着皇后那条就是一刺，「遵命，娘娘！」。

「啊，好大，好舒服啊，」皇后娇喘道。

广能也不说话，用心起来，时左时右，时上时下，九浅一探，直插得皇后如痴如醉，声不断。

「……好爽啊……再用力点……再深点……好人………

…不行了…………快用力……本宫不行了……啊啊……」随着一声长叫，章慧之瘫在床上，一股喷涌而出，直打在广能的上，广能哪能受得住，也不禁大叫一声，一泻如注，软在了皇后身子之上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两人才幽幽醒来，广能亲了亲皇后的脸，笑道：「娘娘刚才真浪，小僧就是马上去见了佛祖，也是无憾了。」章慧之朱唇轻启，微微笑道：「本宫还没尽兴了，启能容你就去见佛祖。」广能笑道：「娘娘的旨意，小僧怎敢不从，小僧现在再来为娘娘伺侯。」说罢，又一翻身，压到了皇后身上，章慧之一声惊呼，又只听到交股之声不绝于耳。

就这样，二人在密室里大战了两天，期间，是小青送来饭食和水供二人享用，二人只是肆意享乐，对小青的进出也是毫不再意。

这日，二人正在床上激烈，突听得有脚步声传来，二人只当是小青又下来送饭食，并未转头，广能也只是埋头大力。却听到一个冷冷的声音从那边传来：「你们真是快活无比啊！」，这音色洪亮，却不是小青的声音，皇后与广能不禁一惊，都侧头望去，见到那人模样，顿时呆住了。

只见此人如临风之树，丰资英伟，耸壑昂霄，头带紫云冠，身着淡黄长袍，棱角分明却略显稚气的脸正似怒非怒的望着他两，他正是当今皇帝的一位皇子，封为岭南王的士凯，也是正在床上云雨作乐的皇后章慧之的小儿子。

广能这一惊可非同小可，早已忘记了，结结巴巴的对着士凯说道：「三，三王……王爷……」，边说着就要去拿床边的衣物，欲站起身来。

说拿迟快，士凯「嘿嘿」冷笑一声，一健步冲到广能面前，左手一把扯到自己跟前，右手一掌，就把广能击到了墙边，头重重撞在墙上，广能一阵眩目，瘫坐在地，士凯并没停住，快速冲到面前，又是一记重拳，击在广能的头上，只听到「呯」的一声，广能晕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原来，这士家皇朝，对武学比较重视，个个皇子都要练一点功夫，而这个岭南王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对武功非常有天份，而广能一则惊惶失措，二则顾忌对方的身份不敢还手，所以轻意被士凯打倒在地。

士凯见广能倒地后，也没有继续，而是转过身来，面对着床上的自己的母后，脸上神情古怪，一步一步慢慢地朝她走去。

那皇后，本来正在全身心的享受，忽然遭此变故，一时懵了，一瞬间见广能被士凯打到在地，不知生死，全身直冒冷汗，都忘了叫出声来。这时见士凯瞪着她一步一步走来，这才惊醒，慌忙坐起，忽然发现自己还是一丝不挂，手忙脚乱的把床上已分不清是谁的衣服全都抓起，挡在身前，双腿则盘在床上，缩着身子，见士凯还没有停步的迹象，惊声尖叫道：「别——过来！！」。

士凯听到母后的叫声后，真的停了下来，但也未说话，只是沉沉地望着眼前衣冠不整的母后。

章慧之见士凯停住了脚步，一颗悬着的心稍稍松了下来，不禁长吁了一口气，清了一下嗓子，把声音缓了下来，说道：「皇儿，你先出去！」。

可士凯却好象没听到母后的话一般，冷面横眉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
章慧之见状，心中又急又怒，大声喝道：「凯儿，听到本宫的话没有，还不快出去！」

「住口！」士凯忽然大吼一声，章慧之吓得全身一震，手中衣服都没拿住，丝质衣服往下一滑，露出了白白地，鼓鼓地，柔柔地半个酥胸，章慧之脸一热，忙又扯上遮住那差点泄露的春光。

士凯阴沉着脸，望着这个高贵的女人，厉声喝道：「你喊什么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幅模样，你还有脸，还有资格喝叱我吗！」

章慧之从未见过自己这个最小的儿子如此说过话，不由心惊，小声说道：「是母后不对，皇儿，你先出去吧，个中原由等下母后再与你解释！」

士凯望着皇后，轻轻冷笑一声，又提起脚，慢步向床边走去，「母后，还有什么解释不解释的，捉奸捉双，你要解释就在这说也可以」。

见母后面色通红，沉吟不语，士凯接着说道：「母后，你这么做对得起父皇吗，要是父皇知道了，你说会怎样？」说这话时，声音柔和了不少。

章慧之听到这话，脑子里轰轰乱响，急着道：「皇儿，千万别告诉你父皇，千万别说。」说话时都没注意士凯已走到了自己面前。见士凯伸出一手到自己脸前，这才发觉，惊叫道：「你怎么过来了，快……快走开，」边说边用自己右手去挡住，哪知手这么一松，遮挡胸前的衣物又滑下了少许，一时间手足无措，羞得满脸通红。

士凯轻声笑了笑，手也没继续，但是侧身一坐在了床上，吓得皇后又是一阵惊呼。

「母后不要太慌张，儿臣是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父皇的。」

「好，好，只要你不说出去，母后明天就去要你父皇多赏赐你些金银，把你王宫重新装饰一遍。皇儿，你，你还是先出去吧」章慧之急着想摆脱现在这种状况。

「母后别这么急嘛，孩儿还没把话说完了。」士凯似笑非笑的望着她。

章慧之紧张地望着他，一时不知如何开口。

「只要母后允许儿臣也要那个秃驴那样，让你快乐，儿臣保证什么都不会说。」说着，士凯又伸手向着皇后的发髻摸去。

章慧之一听，大惊失色，怒火中烧，想都没想，厉声怒呵道：「放肆！你好大胆！你这大逆不道的东西，快给本宫滚出去。」说着重重的把士凯的手打开。

这皇后，本来是母仪天下，六宫之主，自来仪态威严，平时包括太子在内的几个皇子都是很怕他，特别是对士凯，平时几乎没什么笑脸，只是今日因为情况不同，这才软语对士凯说话，但刚才听到士凯的话语后，心中大怒，平日里皇后的威严又不由自主的展示出来。

士凯望了一下被皇后打红的手，脸色一黑，忽然手撑一翻，「啪」的一声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章慧之的脸上，皇后娇嫩的脸上迅速显出五根通红的手指印，他望着不禁用手护着脸的皇后，厉声喝道：「是谁在放肆！」

章慧之抚着火辣辣的脸，遮挡的衣服滑落许多都未发觉，望着眼前这个熟悉的脸庞，又感到了非常的陌生，心中产生起从未有过的恐惧，嚅嚅的说道：「你，你想干什么？」

士凯面目狰狞，恶狠狠地说道：「我想干什么，当然是啊！」说道，双手一扯，皇后身前本来那少得可怜的衣物就被扯得精光，章慧之那洁白的身体，一览无余的展现在自己的亲生小儿子面前。士凯两眼放光，一把扑在皇后的软玉之上，在皇后「不要」的惊叫声中，把这个极美又极尊贵的少妇压在了身下。

章慧之心中大急，手脚一齐用力，想把身上这个男人推下去，但平日养尊处优的皇后娘娘哪个这个力气，不一会儿就香汗淋淋，四肢乏力，不住的喘气，而身上这个男人仍然纹丝不动，只得口中大骂着：「走开，你这个畜生，魔鬼，滚开！」

士凯见身下的母后已挣扎无力，则腾出一只手来，轻轻地在那对上抚摸，笑道：「刚才母后同那个秃驴还没尽兴完，难受得很吧，那就让让孩儿来继续吧！」

章慧之全身无力，胸前一阵阵酥麻传入脑中，想抵抗却又不能动弹，心中一酸，两行清泪就流了出来。

士凯见此情形，知道母后已不能反抗，逐更放开手脚，用嘴轻吻皇后的脸，另一只手，慢慢地在她光滑的上游动，并缓缓向下，触到那浓密齐整的黑森林处，用手指轻轻捊起一两根，再慢慢的轻触那已闭合的深深峡谷。

章慧之最隐闭羞耻的部位被自己的儿子摸到，心下一阵惶恐，双腿用力夹紧，全身不停扭动，叫道：「别，别摸那，你快把手拿开！」

士凯感受被软嫩结实的大腿夹紧手指的滋味，也并不着急，地笑着：「母后的大腿好嫩啊，原来母后是想让孩儿感触您的大腿？」

章慧之又急又羞，仍用力夹紧大腿，想这样阻止士凯的侵犯。

士凯把另一只手放下，两手用力一扳，章慧之的双腿被大大的拉开，肥美的大一下展示无遗，里面微微的红肉看得士凯直吞口水，士凯急忙身子上前，半跪着，用自己双腿抵住不让母后大腿合拢，同时用手准备去褪下自己的裤子。

章慧之趁着士凯双手离开这一瞬间，聚集全身最后的力气，猛地一收腿，对着士凯胸口用力一蹬。

士凯本以为母后力气全无，这下全然没一点防备，被母后蹬得一个倒栽葱，滚落到床下。

章慧之见成功了，赶忙爬起，胡乱抓了件衣服挡在胸前，急急地住密室门口跑去。

士凯在倒地过程中见母后逃跑，忍着胸口的闷痛，搀着床檐直起身来，大喘几口气，看着母后的背影，不觉的翘得快与肚皮相平了，原来这皇后跑时，只用薄衣挡住自己的身前，整个后面无寸缕丝，而她的那双是又大又白，特别是比一般女人更加向上挺翘，跑动时，两个臀肉微微摇动，中间的也展示清楚，并也随着一张一合。

士凯看着这个诱惑，大脑已是极度充血，但他也不急着追上，只是深吸几口，跟在后面慢慢走去。

章慧之心想：「快点，我要跑快点，只要跑出去了，事情就有转机了。」，可是，很快，充满希望的心情似被一盆冷水浇灭，因为用力开密室的门，却毫无反应，急得章慧之用力拍门大喊道：「小青，小青，快点开门！」

还在急切的时候，士凯已走到了她身后，嘴角微微冷笑，看着母后那披散至腰的秀发，还要下面那诱人的美臀，士凯咽了咽口水，伸出手在弹性十足的臀肉上用力抓了一下。

章慧之惊得又是一声大叫，本能得跳开，转身向另一边跑去，其实这一跑更是无路可逃，四周都是严实的墙壁，但人在急切之中已是慌不择路了。

章慧之跑到一墙角，见无路可走，又欲转身，却见士凯冷笑着走来，一时腿软，倚靠着墙角蹲下，这一次，可是真的恐惧至极，缩着身子瑟瑟发抖，颤声叫着：「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」

士凯笑道：「好的，母后，」真的站住不动，顺手把身上衣裤一脱，那又长又粗的大张牙舞爪的蹦了出来，士凯还得意洋洋的扭动两下，笑道：「怎么样，母后，孩儿的这个宝贝比那个秃驴的更加粗大吧。」

章慧之见士凯的展出，慌忙把眼睛闭上，又听着士凯的污言秽语，心中羞愤至极，嚅嚅道：「别，快，快把你那东西收起来！」

士凯又向自己母后走去，笑道：「母后干吗闭上眼睛啊，孩儿这宝贝还是母后你生出来的，再看看又何妨啊。」

章慧之如今是六神无主，只是用口称「不要」来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，而不知这样更是激起士凯的欲，而这时，士凯已走到了她的身前。

士凯见卷缩着发抖的母后，心下一定，半蹲下，用手一抄，把母后柔软光嫩的身子横抱在怀，章慧之大骇，身子拼命扭动，但早已力气透支的她如何挣脱得了。

士凯抱着母后来到床边，把她往床上一扔，章慧之软软的倒在床上，虽然全身没一点力气了，但仍在抱有最后一丝幻想，希望士凯能突然的良心发现，凄惨的叫着：「不要，凯儿，放过母后吧，求求你了，千万别范错了，现在还来得急，事后母后保证不会追究你的。」

可惜，皇后凄悲的哭喊没有唤来士凯的良知，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他的，这一次，他没有让母后再有逃脱的机会，扮开母后白嫩的大腿，挺着自己的大用力了那桃园仙洞。

「不——」，章慧之一声悲鸣，两行眼泪喷涌而出，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还是发生了，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对着正在不断耕芸自己的亲生小儿子放声怒骂：「你这个孽子，连亲生母亲都敢，你会遭雷劈的，」士凯也不理会，只顾着自己一边，而章慧之而一直骂声不绝，士凯心中也不觉又是有气，手抓着母亲的也不再是轻抚，而是用力搓揉，下面更是加力的撞击，动作粗鲁了许多。

章慧之本是皇后之尊，以前与皇帝交欢时，也是按礼，顺佑帝对她也是温柔体贴，而与广能和尚偷情时，也是完全按照她的意愿做，对她是百依百顺，而如今士凯对她的这般粗鲁却是从未遇到过。

章慧之见木已成舟，强忍着里的冲击，心里默念着：「我要忍住，虽然我现在已失身给这个畜生，但我一定不能屈服。」

本来皇后与广能正在云雨正欢，虽被士凯中途打断，但还很是湿润，士凯的又大于广能许多，所以与壁紧紧磨擦，皇后的快感如电流一般，一阵阵传入脑中。

士凯见母后咬紧嘴唇，俏脸扭曲，知道她是压抑中的，便又笑道：「母后的可真紧啊，是父皇你得太少了啊，还是这个秃驴的东西太小了啊，母后，说啊，哈哈！」

章慧之只是闭眼流泪，不住的摇头。

士凯又道：「母后的这么小，当初孩儿是从你这出来的吗？母后，我位三个孩儿到底是不是你生出来的啊，要么是您的的弹性相当好啊，是吗，哎呀，母后，你里面好湿啊，怎么，你被你亲生儿子得出水了啊！」

章慧之脸上发热，轻声哭泣道：「别说了，凯儿，求你了，别再说了，呜呜。」

士凯心想：「我再来吓吓母后，不怕她以后不从。」遂咳嗽一声，语气严厉的说道：「待我把今日之事告知父皇，不知他知道后会有怎样的反应？」

章慧之忽听这么一说，心下登时惶恐之至，脱口而出道：「别，千万别……让你父皇知道。」

士凯笑道：「想不让父皇知道，你开口求我啊。」

章慧之几欲开口，但又生生的把话嗯回了肚里，哭泣道：「不，不，别这样，我不说，我不……」，

士凯见着母后梨花带雨的面容，花枝乱颤的娇躯，内心的已到了极点，再也难以忍住，连忙加快速度，喘息声也厚重了许多。

章慧之知道士凯就要了，心中恐惧异常，忙哭泣着呼喊着：「别，快拨出来，别射到里面，」一边用手无力的推着士凯，但毫无作用，「别，啊——不！」，

士凯浓浓的喷射而出，全数母后的里，流向深处的，同时全身力量一泄，整个人全压在母后娇软的身子上，大口喘气道：「好舒服，母后。」

「呜——」，章慧之顿时号啕大哭，哭骂道：「你这个畜生，我造了什么孽，居然被自己儿子了，呜——」。

士凯休息一下，觉得精力有所恢复，看着母后的惨容，伸出舌头舔面上的泪珠，柔声说道：「别哭了，母后，你本来自己要有需求，与其找一个和尚解决，让我这个儿子帮你不是更好，」

章慧之仍是不停哭泣，这时感到内士凯已软的忽的又硬起来，惊道：「啊，别，不……」，

士凯「嘿嘿」笑了两声，说道：「母后的真，孩儿的又给你泡硬了，」同时又起来，边笑道：「哎呀，母后，你的水好多啊，母后你刚才不是不想要吗，怎么流这么多水啊，难道是口是心非？」。

章慧之只是默默流泪，既不挣扎也不反抗了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士凯又一次在自己母后体内爆发，浓浓的从章慧之阴流出，流得床上一大片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士凯又一次恢复精力，他看了看晕倒在地上的和尚广能，又看了一眼床上的皇后，嘴角浮过一丝冷笑，慢慢的穿好衣服，站了起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章慧之悠悠醒来，只见密室里除开自己，已没有他人，再一看自己，衣物完好，回想刚才，怀疑是不是做了一个恶梦，想坐起身来，又觉得自己一身酸痛，浑身无力，口又干渴，便大声对着门口喊到：「小青，小青。」

谁知，叫了几声，小青一直未出现，也没有见她进来。章慧之用尽力气爬起，坐在床沿，又大声叫了一声：「小青，快来扶本宫！」

这时门边传来一女子的声音，但却不是小青的声音：「小青是不会来了，让奴婢来伺侯皇后娘娘吧！」说着，一绿衫少女面带微笑，轻盈的走进了密室。

章慧之一见，尖声惊叫道：「怎么是你！」说完人又倒在了床上。